

人间物语

履痕

碧螺浅半盏，不酒亦醉人

作家艾煊与宜兴紫砂

| 史俊棠 文 |

| 汪正丹 文 |

著名作家、曾任江苏省作协主席的艾煊同志，于2001年8月10日与世长辞，享年79岁。

当时我正在韩国参加国际陶瓷博览会，回来后第二天（8月14日）上班，才看到办公桌上封艾煊同志治丧领导小组办公室寄来的讣告，这时离送别仪式不足两个小时，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。我首先想到的是，拿起纸笔给治丧办公室发了一份唁电，一表我的悲切心情，二表我无法赶上送别仪式之遗憾，并务请转告艾煊同志的夫人古平老师，请她节哀顺变。

艾煊同志是我相识多年的一位作家，他的身体原本还可以，后查出来得了胃癌，并动了手术，之后大部分时间在医院里度过，饱受了病痛的煎熬。2001年4月下旬，我带上他平时最爱喝的阳羨新茶，专程去南京探望，在省人民医院的高干病房里，他见到我非常高兴，支撑着久病的身子从病床上坐起来，十分关切地问这问那，话题依然是宜兴的陶瓷产业情况怎样了，工厂改制了没有，对于紫砂文化的弘扬近来有哪些活动……而只字不提自己的病情。虽受病魔长期折磨，看上去还是那样乐观豁达，身体虚弱但思路仍很清晰，说话慢条斯理却仍不失儒雅风度。

我不忍心多作打搅，稍坐会就起身告辞，见我要走，他紧紧握着我的双手说：“见到你我很高兴，我的日子不多了，该做的事情也做完了（他得病后，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《艾煊文集》七百多万字的整理修改筛选工作），对宜兴我有特殊的感情。”艾煊夫妇曾下放宜兴，在太华山区工作生活了几年，他说：“像徐汉棠、徐秀棠、盛畔松这样的老朋友，我十分想念他们，你回去后见到他们代我问好。”稍加沉思后又说：“真想再去宜兴走走，到太华山区看看，与紫砂工艺师们聊聊，但恐怕难了。”这时我已垂泪无语，内心痛楚，我深知奇迹不会在他身上发生，只是心里默默祈祷，但愿老人能少些痛苦。这次短暂的探望，竟成了永别。

艾煊同志是我敬仰的长者，相识之前早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，著有《战斗在长江三角洲》《大江风雷》《乡关何处》《碧螺春汛》《雨花棋》等中篇小说，散文写得尤为优美。也曾读过他的一些文学作品，尤其是写锦绣江南，写我们宜兴的洞、竹、茶、陶，读来自然亲切，朗朗上口，让人赏心悦目，著名作家陆文夫还给他起了个“艾江南”美称。他于上世纪60年代初写的《紫砂陶》一文，是现代文人写宜兴紫砂中较全面且很有深度的一篇。他在文中写道：“独特的泥质，独特的成型工艺，融合造型、绘画、诗文、书法、篆刻于一体，此便造就成一种兼有

实用和欣赏双重价值的独特工艺饮茶具——宜兴紫砂器。”继而又写道：“紫砂壶，摆在华丽的宴会厅里，能使客厅增加大方雅致的色彩，并且调动中有静的安定气氛。把它摆在农民的茅舍里，也能显示出农民单纯、朴实的性格。紫砂壶跟人一样，它有自己的个性，它不喜欢艳丽，花花草草。它喜欢静，它大方、朴素，像一个脚踏实地的人。”这些对紫砂壶贴切的评价，形成了他独特的见解，几十年不变，上世纪90年代为我和盛畔松同志主编的《紫砂春秋》一书作序，用的题目也叫《素面素心》。

真正和艾煊同志有工作交集，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当时我在宜兴紫砂工艺二厂任厂长。文化人喜欢宜兴紫砂由来已久，这也是紫砂工艺能有日益深厚的文化内涵所在。改革开放，经济繁荣，文坛活跃。那时候，时有全国乃至国际上的作家到江苏进行文化交流活动，其中不少人都慕名要来陶都宜兴参观访问，尤其对宜兴紫砂情有独钟。当时艾煊同志在江苏作协当领导，这样就有了熟悉的机会，随之交往次数也越来越多。

1986年初春，他亲自到紫砂工艺二厂来找我，提议要组织一批全国的知名作家、散文家来宜兴搞一次活动，由你们厂来承办，最后商定就叫“首届紫砂散文节”（关于这次活动，已有拙作《难忘紫砂散文节》做了详细回忆）。尽管这次活动中国作家协会也来了主要领导，因在江苏举办，所以整个活动都由艾煊同志组织领导，在与众多文人同好相聚的日子里，他显得异常兴奋，活动结束后他交给我一张纸，上面有他写的一首小诗：“抔泥铸此君，朴拙稚巧隽。碧螺浅半盏，不酒亦醉人。”他说：“这几天我忙于招呼全国各省乃至港台地区的作家，未能写什么文章，这几句话是我对紫砂壶的再次感悟，帮我找人做一把茶壶，普通的就行，刻上这四句话，我喜欢，留作纪念。”

首届紫砂散文节办得很成功，作为组织者，他和我都很高兴，原本商定过几年再办第二届、甚至第三届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未能再办，十分遗憾。尽管如此，我们的关系一直很亲密，他所嘱咐的“四句诗”刻在一把四方复古的红泥紫砂壶上也交给了他，他十分高兴，并说今后会用这把壶来泡茶喝茶。之后每年春天，他都要来宜兴小住几天，而我只要出差南京，也必定登门拜望，围绕宜兴紫砂这个话题聊个不停。每当他有新书出版，也总不忘签名后相赠予我，并常常鼓励我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弘扬和发展紫砂文化。因此，当我们1990年编辑出版《紫砂春秋》一书而请他所作的序言中，就有这么一段文字：“从事紫砂业，关心紫砂文化发展之史俊棠君，提议搜寻古今记述紫砂之文字汇为一编，以利文籍保存，以利读者检阅。”

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他的夫人、新华社高级记者古平老师，当其所从事的事业取得一点点成绩的时候，她就为紫砂大师徐汉棠、徐秀棠兄弟写文章，还为紫砂工艺二厂写了一篇《十年艰辛不寻常》的长篇通讯，发表在《人物》杂志1990年第5期上。这一切的一切，不仅仅是对我的褒奖、对我的鼓励鞭策，更是对宜兴紫砂业的关心。回首近几年，虽然为宜兴陶瓷行业、紫砂文化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但仍觉得意犹未尽，而至今尚未完全抛弃的是弘陶如故，矢志不移，且作为有生之年的执着追求。

艾煊同志，我敬爱的长者，你一生达观处世，淡泊名利，宠辱不惊，为人谦和。你几十年笔耕不辍，为文严谨，给后人留下了一笔颇丰的精神财富，亦为赞颂宜兴紫砂、宜兴茶叶留下美文。你走了，古平老师与病魔抗争多年，也离开了我们。二老的音容笑貌不时在我脑海浮现，我将永远怀念你们。

风的小屋

我在巽寮湾过冬，已是第三个年头了。我每年都会选择去南方过冬，最早几年都在海南，后来去了巴马和北海。

巽寮湾地处广东省惠州市东南部，是南海最美丽的海湾。她三面环山，一面向海，沿着海边是连绵几十公里的银沙滩，也是全国闻名的“奶油”沙滩，以“沙奇白，水奇清，石奇美”著称。

有史料记载，巽寮湾是东坡先生题的名。“巽”字，出自八卦的“巽”卦，“巽寮”意思是“风的小屋”，我把它理解为躲避风浪的港湾，也是温馨的家。

我喜欢巽寮湾看不尽的椰子林，喜欢巽寮湾走不完的银沙滩。蓝色的海水在金色阳光折射下，闪耀着金色和蓝色的光芒，仿佛给银沙滩镶嵌了一条美丽多彩的裙边。我们下榻的海公园途惠酒店就在海边，站在酒店阳台上眺望，五色流云和涌动的蓝色海浪交相辉映，展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画卷，烟涛微茫，云霞满天，让人心驰神往。巽寮湾最美是晚霞，那天边的云，如同泼上去的彩，在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里，裹着那金灿灿的落日，那是真正的美。那美会让你陶醉，让你沉静，甚至让你窒息。

巽寮湾除了大海沙滩和山峦以外，周边还有许多古村落。漫步在古村落的小道上，有一种唯美的感觉，看着那些历经沧桑留下来的老房子，似乎给你一种治愈，你的心，仿佛从喧闹的城市飞到了远古，那种平和宁静，会使你得到不一样的愉悦和满足。

巽寮湾气候宜人，物产丰富，景色如画，适合旅游和度假居住。同时，巽寮湾活动项目丰富多彩，是活力四射的运动福地。这里，有名闻天下的华家班飞车表演，有海上摩托、深海潜水和帆船出海等海上运动项目。几十艘悬挂白帆的游艇齐刷刷从岸边飞驰入海，如海鸥与风和唱与浪共舞。这里，还是我国非常有名的高空滑翔飞行基地。到了夏天，巽寮湾几十公里的浅海滩成了闻名遐迩的天然游泳场地。

晚饭后，我们会到海边走走，看万家灯火，听海浪涛声。此时，你会发现银滩周边除了散步的人群外，还有许多歌者、舞者和各种乐器的演奏者。当一支萨克斯演奏的《回家》响彻夜空时，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李白的“静夜思”，客居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
巽寮湾是4A级景区。中心区碧水环绕，沿岸建有许多仿古建筑。还有天后宫、岭南书院等著名景点。天后宫金碧辉煌，肃穆庄重，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建筑。每逢节庆，天后宫古戏台会有“天后祭拜”，渔歌演唱等活动。岭南书院不大但藏书丰富，书院里也有练字学画的地方，有时候，我会去那里坐坐，看看书，写写字，消磨时光，享受生活。

巽寮湾周边有很多值得游览的地方，如双月湾、海龟公园、西班牙小镇、九铭屿海、星河山海半岛和磨石公园等美景，她们就像撒落在巽寮湾四周的明珠，熠熠生辉，而三角洲岛就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。三角洲岛离巽寮湾岸边并不太远，坐快艇15分钟就能到达。岛并不大，但岛上有奇石“垒起”的小山和柔软的沙滩，环岛的海水蓝得那么透明，清澈见底。坐在海边沙滩躺椅上，仰望云天，俯瞰大海，阵阵微风吹过，让人流连忘返。巽寮湾租车也很方便，如果远一点也可以去深圳、汕尾、惠州，都是一个小时左右车程。惠州的西湖很不错，不仅秀美而且还有许多历史典故。据说，大文豪苏轼在惠州主政时，经常去西湖，诗人因留恋惠州，留恋西湖，而留下著名的“不辞常作岭南人”的诗句。

春暖花开时，我们会离开巽寮湾，毕竟春天里，家乡无锡是那样的美，一棵柳树一枝桃的美景难以忘怀。但是，到了冬天，我就会想起巽寮湾，想起那难以割舍的最美海湾。



独立不改

篆刻
华斌